

售楼小姐

尽管这部小说讲的是各种势力借助房地产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尔虞我诈，但涉足其中的四位售楼小姐，无论是最终一无所有，离开北京的艾莲、不择手段保住位置的苏紫薇，还是为了爱情，远走上海的魏冬皇，以及为了给父亲治病卷款而逃的陈玉玲，都在用「全身心的投入」向世人证明着……

赵晓霜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售楼小姐

赵晓霜 著



中国 7 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售楼小姐 / 赵晓霜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43-6165-3

I. ①售…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4149号

售楼小姐

赵晓霜 著

责任编辑 王 佳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兴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75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6165-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那里正在挖坑——你能想到的，是地基；你想不到的，是陷阱。

——摘自一位售楼小姐的日记



楔子

她晃动着手里的咖啡杯子，问：“看见什么了？”

他慢慢地把脸贴近透明的玻璃窗，俯瞰着楼下蚂蚁一样的人群，说：“像这样来来去去，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房子？有了小房子想要大房子、有了一套房子想要两套房子、有了偏远地段的房子想要黄金地段的房子、有了自己住的房子想要能赚钱的房子、有了能赚钱的房子还想要能把地位抬高的房子……”

她盯着杯子里波澜不惊的褐色液体，又问：“还看见什么了？”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天工集团发来最后通牒 /1

- 1在雪夜里等你的电话 /2
- 2天街九号遇到麻烦了 /7
- 3这块地我不会让出去 /12
- 4打断骨头连着筋 /17
- 5可能性大于百分之八十 /23
- 6潜规则就必须“潜”着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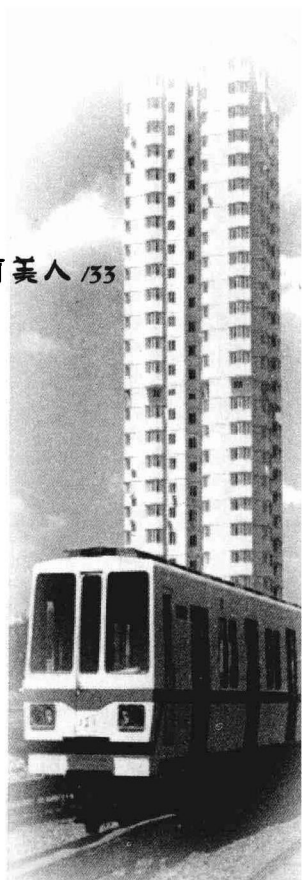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在餐饮和房地产之间，还有美人 /33

- 1这可要了我的亲命了 /34
- 2前情人来电 /41
- 3我看不清你的表情 /46
- 4不起眼的大人物 /52



第三章 经济学家真是孩子他舅舅 /59

- 1假日夫妻 /60
- 2关键是你该怎么做 /63
- 3迫切地想找一个清纯美女 /69
- 4彻底以你的马首是瞻 /73
- 5给别人留下独木桥 /80





第四章 找到艾莲 /85

- 1她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86
- 2两个女孩的心事 /92
- 3兴许对方在地铁上 /96
- 4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101



第五章 谁是摧花能手 /107

- 1最后用谁还难说 /108
- 2从现在起你叫艾莲 /113
- 3天黑了莫要出门 /118
- 4一场被精心安排的晚宴 /122
- 5想看个新鲜玩意儿 /128



第六章 三心二意的竞争对手 /133

- 1对手来了 /134
- 2礼仪培训第一课 /137
- 3他们可真是舍得下本钱 /142
- 4有新意的老故事 /145



第七章 百变苏紫薇 /149

- 1热线记者的杀手锏 /150
- 2你注意过天安门观礼台吗 /155
- 3谁不是在装 /159
- 4把胳膊抡圆了挥出去 /168
- 5帮两位哥哥撑场子 /173





第八章 史上最美“售楼小姐” /181

- 1 看起来像个大學生 /182
- 2 网络紅人 /187
- 3 “被主角” /192
- 4 那个女孩不叫郑美凤 /199
- 5 我怎么帮你 /204



第九章 房事！房事！ /209

- 1 动手了 /210
- 2 幕后的人 /215
- 3 蝉、螳螂、黄雀 /219
- 4 真相比你看见的复杂百倍 /223



不是尾声 /227



第一章

天工集团发来最后通牒



7. 在雪夜里等你的电话

北京似乎没有春天，冬夏之间的日子像是被黏糊上了，只一下就能翻过去——春天的后半截被夏天占着，前半截被冬天占着。就像现在，二月四号就立春了，可一直到二月末，河面上还能溜冰，天上还在下雪。

二月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也是元宵节。老辈儿传下的习俗，这天一家老小都要出门去看灯会。大栅栏、三里屯、崇外大街、燕山燕怡园、朝阳公园……不过，最热闹的，还是前门大街。

魏冬皇乘坐国航 CA985 从上海到北京时，不到下午两点，距离她和田文清约好的见面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她特地提前三个小时回来，是为了去前门看灯会。

这是北京元宵灯会的最后一天，虽然下着小雪，看灯的人还是很多。魏冬皇没有打伞，她把自己包裹在大衣里，边看灯边等田文清的电话。她知道田文清今天正陪着他的母亲和妻儿在朝阳的蓝色港湾，参加一个给盲童孤儿捐款的慈善活动。昨天，田文清在电话里跟她说过：“开幕式之后，晓曼带着君君和妈妈看灯会和节目，我就联系你。”

田文清对魏冬皇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是在和一个同事或者朋友交谈，很坦然的样子。魏冬皇每次接了他的电话都会想：是不是所有的男人在婚姻之外都这么“淡定”？

魏冬皇想到这些莫名的问题时，出租车已经停在了前门大街口的五牌楼。五牌楼以南，便是那条著名的前门大街了——现在是步行街，出租车不能再往里拐。





在北京待了多年，又和于庆国来过这里，因此魏冬皇早就知道，这座五牌楼，曾是老北京正阳门的标志。正阳门，是明代建都北京时皇都的正门，嘉靖后及清代内城的南门，老百姓叫它“前门”。以前，前门外跨护城河有座桥，叫正阳桥。桥南有一座牌楼，额题“正阳桥”，因其面阔五间，就被坊间称作“五牌楼”。魏冬皇还知道，眼前看到的这座五牌楼，是1996年在原牌楼遗址以南，跨街新建的，牌楼仍上书“正阳桥”，但牌楼虽已“重生”，桥已无处可寻。

无处可寻……很多事，一旦成为过往，也会无处可寻。从八岁进省体校到十四岁常年在北京参加训练，魏冬皇一直和她那位当京剧演员的妈妈在一起。退役后，她进皇城当了售楼小姐，但那时，她不是田文清的情人，也还没认识于庆国。如果不是因为妈妈没有理由再请假给她当陪练，不得不回省京剧团，她的生活里恐怕到现在都没有男人。虽然上海的“杨元元事件”突发之后，很多人在网上骂杨元元的母亲害死了女儿，魏冬皇却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她相信，要是妈妈在身边，她就不会爱上于庆国；即使离开于庆国，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于庆国，他知道自己早被田文清“收编”，来上海是为了给田文清做“卧底”，以便田文清日后进军上海的房地产业吗？他知道自己去上海后还悄悄回到过北京，但仍然没有在他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承诺，才断了和他继续交往的念头吗？

难道不愿意和她结婚的于庆国靠不住，不能和他结婚的田文清就靠得住吗？

现在是什么样呢？在北京干的事儿是售楼，在上海干的事儿是为售楼做准备；在北京的老板明里暗里都是田文清，在上海的老板明里是自己，暗里还是田文清。只不过名片上的头衔不一样、拿的钱厚薄不一样罢了。

售楼小姐

蜷缩在大衣里，魏冬皇从五牌楼下穿过，游走在前门大街上，看越来越大的雪片里，彩灯筑成的“龙墙”，彩灯围成的“福虎啸天鼓”，看龙腾虎跃间夹杂着的走马灯、二十四孝灯……

看到二十四孝灯，她又想起了她的妈妈。她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退役的时候因为买不起房子，竟打算把户口迁回老家去。但妈妈东拼西凑，好歹给她交了首付，让她可以迁出集体户口，真正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北京人。那时候，她已经过了二十五岁，不能让妈妈帮自己交月供，于是她找教练帮忙，进了皇城集团，就盯着那一批和自己前后退役的“战友”，当起了售楼小姐。在妈妈的眼里，她的女儿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了，但魏冬皇自己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从省城到京城、从运动员到售楼小姐，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像北京春天的柳絮一样，不知道往哪里飘，不知道自己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

她们这样的运动员，大多数小时候都没有认真读书，整天只想着训练、拿奖牌、挣奖金；但也有一些眼光长远的，会好好读书，训练学习两不误。而且，大家也很清楚，当运动员和当演员一样，吃的都是青春饭。人活几十年，真正的较量其实不在赛场上，而在赛场下，所以，那些训练学习两不误的队友，总是让人又嫉妒又羡慕。那时候，魏冬皇就曾在队友的房间看到过一幅字：“我们不是游子。一个总把自己定位为游子的人，无异于一个没落贵族，一个文化怨妇。游子心态不仅是一种背叛，也是一种亵渎。我们将坚持韧性的努力，不事张扬，在世界的喧嚣声中，保持主人的姿态。”当时，魏冬皇还看不懂这幅字的意思，只是觉得有道理，就像名言警句一样，便在这幅字前面拍了张照片。后来，每次翻看照片，她都会认真地读这幅字，虽然她一直不懂其中的含义。





因为能说会写，这个队友退役后在腾讯当主持人，零八年还主持了《奥运大讲堂》节目，在网络上火得很。魏冬皇每期都会看她做的节目，但却不敢跟她联系——她也很想像人家那样满怀信心地一步一步往前走，但她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没有“飘”的感觉：在省队的时候，每次来北京集训，都以为把户口迁到北京就不算是“飘”了；户口迁到北京后，又以为在北京有了房子就不算“飘”了；在北京有了房子以后，又以为找个男人就不算“飘”了……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没有这一切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游子”了、没有“飘”的感觉呢？

魏冬皇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她一直把那张照片带在身边，期待着有一天能得到自己要找的答案。

雪越下越大，小雪变成了大雪。天色暗了下来，黄昏只在瞬间就过去了，黑夜在人一愣神间便铺天盖地、汹涌而来。

田文清的电话却还没有打过来。

魏冬皇远远地看着大街北口那两盏“盛世走马灯”，忍不住脱口而出，惊讶地自言自语：“那该有多高啊！”

几个年轻的姑娘已经推推搡搡地走到她前面去了，听到她这样问，其中一个回头说：“没看介绍吗？有6米高呢！”

魏冬皇“哦”了一声，看了一眼和自己说话的姑娘：真是好看啊！身高和自己差不多，灯光下身上的大红长羽绒服像燃烧的火焰，被帽子遮住一半儿的小脸儿粉嘟嘟的，白里透着红，小嘴儿微微张着，唇红齿白。魏冬皇看呆了，对面的姑娘似乎也被魏冬皇的气质所吸引，就那么站着，怔怔地看着魏冬皇、让魏冬皇看。那姑娘的伙伴们走到前面去了，见少了一个人，跑回来找，边跑边喊：“美凤，美凤！郑美凤！！”

售楼小姐

姑娘对魏冬皇笑笑，转身朝伙伴们跑去。魏冬皇看着她的身影，一时间，满眼满心都是这个女孩，忘记了自己在哪里、来做什么，心里只想着：我是不是也有过这样清丽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娘子不必太烈性……”手机铃声响起，是正宗的孟小冬原声唱腔。魏冬皇看了看来电显示，是田文清，忙接听。

“到了吗？”

魏冬皇听到田文清那边在放着《搜孤救孤》，知道他是刻意讨好自己，但还是假装问：“到哪里？”

“咱家啊。你说哪里？我出了蓝色港湾，正要上东四环。路上带点什么吗？”

“我还没有回家，在前门看灯会。”魏冬皇站在一盏虎灯前，看老虎似乎在永不停歇地原地打着转奔跑，便皱着眉头、捧着手机大声说。

“那……我来接你吧？”

“算了，人那么多。你在戏曲博物馆门口等我吧，我打车，一会儿和你联系。”

魏冬皇关了手机，往外走。看着潮水一样涌进来的人，她不知道是该为自己庆幸还是该为自己悲哀：来得早了，把风景全看到了，却错过了高潮。





2. 天街九号遇到麻烦了

再次钻进出租车，穿过夜北京的雪，行驶了不到半个小时，便远远地看到那辆银灰色奔驰GL越野车，魏冬皇对出租车司机说：“就停在那辆车后面吧。”

站在夹着雪花的寒风中，魏冬皇一直等司机把出租车开走了，才径直过去拉开银灰色奔驰的后车门，钻了进去。

“对不起，冬皇。”田文清等魏冬皇进来，关上车门后，才回过头来说。

“没事儿。”魏冬皇冷冷地说，声音像是冰棍儿，才从冰天雪地里拖进来，“让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吗？电话里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请你回来看灯会啊。”田文清把车发动了，一直往南开，“今天到前门，不是故地重游吧？没有和于庆国联系？”

魏冬皇不吭声，她讨厌田文清这样和她说话，不是一般的讨厌，是非常讨厌。看起来，好像田文清不在乎她和于庆国之间的事情，但魏冬皇却恰恰认为这证明他也不在乎魏冬皇和他之间的事儿。不过，魏冬皇也很清楚，作为皇城集团的老总，无论是在娶孙晓曼之前还是在娶孙晓曼之后，他身边都从来不缺女人。只不过，他之前像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却更像打兔子的，没有嫌兔子多的时候。

一直进了“陶然亭北岸”，魏冬皇都没再开口。她一会儿想刚才看到的彩灯，一会儿想满城的灯光里飘飞着的雪花，会在哪一天消融……

魏冬皇在北京有三套房，一套在望京，是她自己在供着，一直到现

售楼小姐

在，依然规规矩矩地供着；一套是于庆国以她的名义买的，在朝阳、通州和顺义交界处、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的中仁家园；还有一套就在陶然亭北岸，田文清说是他特地送给魏冬皇的，但魏冬皇到现在也没看到房本。不过，去年底和于庆国分手后，魏冬皇就搬回了望京，把中仁家园的房子租给了一家私立幼儿园。如果不是田文清找她回来，她也不会来陶然亭北岸，而是直接去望京。毕竟自己花钱买的房子住着安稳，而且，父母的房间一直留着，他们偶尔也会过来小住，房间里有家的味道。

陶然亭北岸小区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小树，像叉开的手指伸向天空，不知道是想抓住什么，还是想释放什么。树枝间，路灯昏暗，即使有人迎面走过，也看不清对方的脸。田文清熟练地把车开进小区，绕几个弯，停好，跟在魏冬皇身后，开了大门、进了电梯。电梯往上升着，田文清把魏冬皇抱在怀里。他以为魏冬皇会忸怩一下，推开他，但出乎他的意料，魏冬皇就那样猫着，一动没动。

电梯停下来，两人进了屋，田文清直奔浴室去放洗澡的热水，魏冬皇则放下包就去准备泡茶。

田文清放着水，正调试浴室里的电视，魏冬皇从主卧出来，背着手靠在浴室门框上，冷冷地问：“谁来过？”

“什么？”田文清没听明白，回头问。

魏冬皇把藏在背后的枕头扔向田文清，还是用冷冷的声音问：“谁来过？”

田文清用拿着遥控器的手一挡，枕头从他眼前飞过，掉进了浴缸。“你干什么呢？至于吗？”一边说着，一边弯腰把枕头拎出来，放到梳妆台上。

魏冬皇看了田文清一眼，转身就走。田文清追出去，见魏冬皇已经在换鞋了，忙抱住她，低声说：“别这样，已经快八点了，我们好好说会儿话吧。”见魏冬皇还要往脚上套鞋，他干脆松了手，笑道，“你自己看





好，枕头上到底是谁的头发？就算我和别的女人有事儿，带她们去哪里不行？我傻啊，会带来家里？真是傻姑娘。”

“我的头发？”魏冬皇愣了一会儿，换上拖鞋，对田文清说，“我要换锁。”

“可以，你明天就换，不要给我钥匙。”根据以往的经验，田文清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算是雨过天晴、云开雾散，不禁松了一口气。

尽管魏冬皇不再和田文清纠缠头发的事儿，但俩人洗过澡之后，她还是坚持不去主卧，进了次卧。田文清不说什么，也跟着进了次卧。

魏冬皇靠在床头，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慢慢地“呼”着，像是要把肚子里所有积郁的东西全吐出来。看到田文清上床了，她往一边挪了挪，问：“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叫我回来的吧？”

田文清调好时间，把手机放在床头，对魏冬皇说：“天街九号遇到麻烦了。”

天街九号是田文清手上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是长安街的“龙尾”，也是北京地产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项目。即使是在北京，也没有一条街能和长安街同提并论，这条街独特的政治属性和地缘特征，注定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历史坐标，更是一个经济大国的风向标。因此，近二十年来，这条街始终寸土寸金。

京剧《游龙戏凤》中正德皇帝说的“大圈圈里边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边一个黄圈圈”，那是指的老北京城。如今的北京城，已经不是几个“圈圈”就可以一言以蔽之了，这座以惊人的速度向四周摊煎饼的国际化大都市，现代化的元素几乎淹没了城市中心那一片红墙黄瓦所标识的帝都旧相，但长安街却如同皇城的中轴线一样，始终是北京城的东西“龙脉”。这条街的延伸部分不仅承继了长安街的地位，也拓展了长安街的价格。